



# 日本鐵蹄下的滿洲

馮康

在日本鐵蹄下的滿洲，是早已不復為中國所有了！  
為提醒中國民衆的注意，為加濃全中國反日的空氣，特介紹這篇文章在這裏。  
(記者)

## 緒論

我國自門戶洞開，到今日，不過僅僅數十年罷了；可是在這數十年之間，完全是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左膀右臂，前前後後，盡被帝國主義者，豆剖瓜分，狼吞虎咽，視爲囊中物，碗中肉，任它們盡量地去享受，任他們盡量地去咀嚼。而最可恨的是中國的主權，被它們侵略了喪失大半後，這些帝國主義者，在我國內，趾高氣揚，昂視潤步地四處橫行！他們目中是早已沒有了我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八日

## 第七號

### 目錄

日本鐵蹄下的滿洲	馮康
嫁時日記	晶清
十字街頭	
一、特別的國情	如是
二、電話中聽來的話	秋蟬

們中華民國了！然而像這和被人蔑視的情形，像這樣被人宰割的現象，我們是已熟視，早已看慣了。我們對於這些帝國主義者，固然一方面是眦裂髮指，而一方面亦須得問問我們自己，爲什麼招惹這些帝國主義者無情的鐵蹄和銅臂，刮床及膚，食肉又欲殘皮？

過去幾十年間所發生的許多喪權遺禍的事實，究本窮源，自不外(一)內不自強，(二)對外又要夜郎自大。一朝撮破紙老虎，刮去丈八金身，纔現着：擺的是空架子，露着的是堆泥，換句話說，所謂偉大的中國，不過祇是物產豐饒，人口衆多而已。因此，那些帝國主義者才意釋心搭，一變其最初的提心吊膽，謹言慎行的態度，在中國撒手來作，放步來行。

好了，現在在青天白日的旗幟已飄遍全國，我們種種希望，已有解放的希望，國家的前程，也是光明可期，而帝國主義者已

到了將不能在我國內行使其意志之一日！但是這付擔子——要達到帝國主義者，不能在我國內行使其意志之一日的目的，還是要靠我們最後的努力，最後的奮鬥呵。

講到這裡，我們就不能不認清我們對象——帝國主義者，誰先誰後，並且還要認清它在我們國內橫行的狀況。現在如螞蟻般包圍着我們這死而未僵的咽食中國的帝國主義者，我們應該從那個開刀呢？我覺得應該先認清的，我們最先得對付的，是日本！自然，那些帝國主義者，沒有一個不是侮辱過我們，沒有一個不是攫奪過我們的利權，但是比較起來，日本要算是對我們中國，最野心，最凶惡的。它是和我們同種，而却是侵略我們欺侮我們最甚的一個！

我們試想想：自中東一戰後，日本就天天向我們打麻煩，奪我們的邊疆，擄我們的腹地，如琉球，朝鮮，台灣等。入民國以來更是存心奸險，除提出二十一條，深印在我們腦海裡的五七紀念外，又助萬惡軍閥的餉械，以期延長我們的內亂。使我們國內，民生凋敝，經濟破產，在其中來坐收漁人之利。試看近年來我們海關輸出入表它已到了第一等地位，即使年中受旁的影響，而它還不失其二三等地位！它那種敲骨吸髓，毒辣，巧妙的侵略手段，是一般帝國主義者所趕不上的。

當我革命政府，以廣東彈丸之地，養精蓄銳，培植革命勢力的時候，已經引起日本的注意和嫉妒，想及時來給與一大打擊了。○十五年秋，自廣州提數萬之衆，北進韶關，擊破三湘七澤，踢倒鸚鵡洲，血染潯陽江口，飲酒石頭城下，東南半壁，盡爲青天白日旗插遍的時候，革命軍聲勢赫赫，氣燄奕奕，直有吞幽燕之

慨，而日本遂認爲腰擊的時機已至，因而出兵山東。不幸寧漢分裂，而日本亦不幸有與而來，敗興而歸。今年五月繼續北伐，旬日間，久爲日本卵翼的張宗昌，一敗塗地。而日本又作第二次出兵之舉，借故提出最後通牒，死傷我們同胞五千，損壞我們的建築和財產，達三千萬元。山東一隅，至今還在日本鐵馬兵戈之下，最近又想奪取我們東三省——滿洲五路權，如延海，吉會，長大，洮索，吉五等；而滿鐵社，公然在倫敦大募其債，滿擬有握得路權之望。我們眼看日本這樣得意忘形，真令人痛憤極了！

不過上面所講的，雖然都是能引起我們痛恨的事體，其實還有比這個更可悲，更可傷心的，就是它對中國實行的經濟侵略。這吸精取髓，比無論什麼武器都利害。其來也漸，使我們受害，在於不知不覺之間。尤其是它處心積慮已久，對於滿洲的侵略手段。因此我現在把滿洲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情形講講，雖然其中不免有掛一漏萬的地方。

## 二 日本經濟侵略之發生與方法

我們在未講日本經濟侵略之先，當先知道日本的情形，亦是侵略的原因，其次再講侵略的方法。

A. 原因 日本位在太平洋之北偏，地僅有三島，面積二十六萬零七百三十八英里，但山疊崇崇，峯巒層層，可耕的土壤，佔有百分之三十五，換一句話講，田地少於山林。其人口密度，僅世界第四位。出生率甚快，在一九一四年時，有人口五千四百四十四萬二千，到一九二四年時，就加到六千零二十五萬八千，年中過剩人口，達百分之十四，到近年來，人口增加更快，每年成熟的小孩，幾近二百萬。去年人口，就有了六千六百萬了。日本人

口之過剩，可想而知。還有一層，日本與我們同是以米為主要食品，可是日本的產額，每年僅有三萬萬普息耳（Bishels）而每年中消耗的，就達三萬三千五百萬普息耳，由此可知日本不僅有人口問題，還有食糧問題，更擴而大之，結果便有失業問題。所以日本要解決人口問題食糧問題和因為上一者原因而發生慘劇的問題；就非向外侵略不可。

我們再進一步考察現代資本主義之原動力，是要有充分的鐵煤石油三種，而煤鐵石油三種，又都為日本所缺乏，還有原料品，日本自己所出的，也不足供大規模生產之用。所以日本就非採取侵略手段，不能得充分的和便當的煤鐵石油和其他原料品的。

現在綜括日本行侵略的原因：

- (1) 人口問題
- (2) 民食問題
- (3) 失業問題
- (4) 原料問題

日本因為以上四種原因，所以才毫無忌憚，盡量地侵略別人。

B. 方法 日本明治以前，是武人秉政，外戚擅權，所謂天皇也者，亦不過是尸位素餐，等於木偶而已。但是到了明治，政權才集中於天皇，力圖維新。同時又感覺到地方小，不是決決大國的风度，沒有維持國運的基礎，那更談不上發展，所以才訂了侵略政策；可是侵略是分武力的和經濟的，而武力可間而不可常的政策，不能算是十分穩妥的政策。因此纔採經濟的，而於能用武

力時，并為求快速目的計，亦間或採行武力。但是講到經濟的侵略，就須得從殖民着手。日本的殖民政策又怎樣呢？就是南進和北進，換句話說，就是海洋和大陸兩政策。然而北進和南進的結果又怎樣呢？在下分別言之。

1. 南進 所謂南進者，就是向太平洋以南的海洋進取。日本明治初年所定的殖民政策，是南進和北進同時并進的，只因自甲午之後，三國出而干涉，於是北進政策，暫時呈休眠的狀態，但是，日本對於此方面的進展，還是在設法推動，而他一方面，就積極的用武力向南猛進。所以明治十年，借琉球人民被台灣人戕害六十六名的題目，說中國不能保護琉球人民，實行把琉球作為藩屬，封其王，並通告各國，聲明琉球歸日本統轄。到馬關條約訂後，台灣和澎湖諸島，又歸日本所有。歐戰起後，日本又借加入協約之名，陸續領有赤道南北德領諸島，如亞利亞伯，加羅林，馬塞耳和青島。此外於南洋，日本亦很注意，不過南洋地方，早已為他國領有，日本想染指，很是難能，於是另一方面另闢方針，而一方面對南洋，採緩進，只使人民注意那些地方。因此向民間，就消極的鼓吹，政府又暗中提倡，如大正十五年九月，在東京開南洋貿易振興會，這就是日本一點不忽視的表現。日本人移到南洋的，現在一天比一天多，總數已在三萬以上。其次日本在南洋的商業，亦蒸蒸日上，日本貨，充滯於南洋市場，到現在浸淫乎有奪中國南洋華僑商業地位之勢。

2. 北進 北進政策，是以侵略樺太朝鮮和滿蒙為主。樺太在朴次茅斯約訂後，已得其南部，努力經營的結果，已有日本

人十五萬以上。至於朝鮮，實取自我們中國，其起因，是由於江華事件，到甲午後，我國就失了朝鮮的統轄權。明治四十三年八月，朝鮮就完全為日本所有了。日本人移到此地的，有四十二萬人。現在朝鮮已全為日本化。侵略滿蒙，當然要先從滿洲下手，所以本文祇說滿洲現狀，蒙古留待將來再講。

### 二三 滿洲之形勢與物產

A. 形勢 滿洲地位我國東北，東接朝鮮和東海濱省，北連阿穆爾省，西隣貝加爾省，有大小興安嶺和長白山的聳峙蜿蜒，松花江遼河黑龍江的縱貫橫流。北屯洮南，可以進襲蒙古，東扼安東，可以控制朝鮮，南守瀋陽，可以進窺中原。南部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對峙，共扼渤海門戶，滿洲里，為中東路出入的要衝，西部的鎮賚。愛輝嫩黑龍江，西片華夷雜處，是北部的關鍵。總之，關東平原，溝蕩彌望，水草豐美，沃野千里，有遼河的濼洞，松花江的貫注，雖然有長白山的橫陳，與安嶺之內枕，但是偏河域，近水地，平疇廣漠，極目無際。其地之雄，其勢之壯，真「非親莫居」的了。

B. 物產 滿洲的豐草長林，自古就是天然的奧區。平原濼澗，羣川濼澗，音擾千里，沃田萬頃，黑龍江以南，三姓以西，松花江兩岸，遼河全域，都是宜於農事。豆麥粟黍，是主要的物產。呼蘭河流域，穀產更豐，日本人稱為「穀倉」，可想見了。黑龍江以北，三姓以東地雖荒寒，而馬獸充斥，鱗介蕃華，黑松兩江下游的鱈鱉，大者千斤，牡丹江的東珠，徑有半寸，其次還有貂皮牛馬羊駱駝，亦是很繁華的。至於山嶺重疊地方的森林，如

松禱樅榆等產，以類相從，一誠壯觀也，所以有樹海之名。礦產亦極富饒，有煤鐵金銀銅等。可惜地雖故，而物權已喪失，任外人探伐與掘取了。

(未完)

## 嫁時日記

晶清

八月四日

天氣仍然沒有放晴，彌布着陰霧感慘得和我前兩日的心境一樣。早晨，我醒了還躺在牀上，荷花送來一件紫色巴黎級的夾袍，說是母親特別為我做的，天氣涼了要我穿上。我想，母親這數日來是分外的寶貝我了，全家的人都把我當女王般看待，為什麼？

吃午飯時候只有父親，母親，我和嫂嫂；我偷看看父親是一臉的高興，凶狠得發青的面孔已改變了，話也特別的多，煩煩瑣瑣不知和母親說些什麼，我不願注意去聽；而母親呢，母親的笑着是常從口邊流出，彷彿這世界全是歡笑締造成的，應該時時歡笑着。我勉強吃完半碗飯就站起來走，嫂嫂說：「吃這一點嗎？太少了，」她是很神秘的微笑着看了我一眼。

下午躲進房裡寫幾封信。寫給慧姐的是告訴她我這次不幸的遭遇和我已決定了的對付方法，寫給小燕的是求她替我在北京找個可以維持生活的工作，本來我是可以到杭州去的，我喜愛西湖的一湖水和幽美的風景，並且佩菁姐的學校裏也能容納我，她初任校長時會寫信約過我去任教，不過，杭州距上海太近，終於逃不了家庭魔力的範圍，他們隨時都可以捉到我，僅僅四點鐘頭的

火車就到了。

四點鐘弟妹妹放學回家，跑來我房裡翻天覆地的鬧了一陣，初插進瓶的花也被他們撕碎了扔在地上；我懶得開口說他們，反正幾天之後我就和他們別離了，也許就永遠見不着。

小孩子們不知從那裡學來的下流的壞氣習，居然拿我做他們開玩笑的材料了，母親在旁邊遠微笑着似乎是嘉獎他們，這就是父親自己贊頌着的所謂良好的家庭教育了。

夜間姑母舅媽們都來了，很高興的在樓下談着怎樣治辦嫁裝，怎樣籌備結婚日的事，聽見就生氣，我只好早早的關好門熄了燈用被蒙着頭睡覺。

八月五日

真的，我自從決定了辦法之後心裡就漸漸舒暢，看着他們整日的忙碌只覺得好笑；彷彿已不是爲着我的事了，因爲我已不致於走進他們的圈套。

吃過午飯母親叫我出去公司裏買衣料，我說：「不去」，母親問我喜歡什麼料子和什麼顏色的，我說：「隨便」。結果是嫂嫂陪着母親出去了。

傍晚時候，我正在樓頭看隱在疎林裡的斜陽，一輛由大道上飛馳來的汽車忽然停在我們門口，我知道又是那位什麼部的主任父親母親已將他當做女婿看待的陳俊傑來了，真可恨，他那異於常人的脚步聲故意顯示他輕狂的驕傲。父親聽說他來就忙着迎出去。

「剛從南京來嗎？是搭早車？太辛苦了！」父親的問話中雜着奉承的笑聲，我的腸子都被氣斷了。

家裡驟然的忙亂起來，吩咐荷花打洗臉水，吩咐老李到茶拿烟，吩咐廚子預備晚飯，母親和嫂嫂回來了也樓上樓下的跑個不停；我悶着氣躺在沙發上沉思，真想破幾樣東西洩洩氣，終於撕破了一本自己寫好的日記。

晚飯開好了，父親傳命弟妹妹來叫我去吃，我不理。一會母親又來了，勸我不要害羞，下去陪陪他，不久就是一家人了。我真氣得想哭，但不便衝撞母親，只好推說我頭痛不想吃，母親無法快喪着臉下去了，我想：「他是什麼東西！」

臨睡時母親叫荷花抱買來的衣料給我看，燈光下把許多花花綠綠的料子擺在我床上，嫂嫂一一報着價錢，並說那些是我們家自己買的，那些是算陳主任買的，因爲他交了若干錢給母親了，從嫂嫂不憤的樣子看出她隱藏有的羨慕的心情，我不禁暗暗的嘆道：「唉！你可憐的女人！」

八月六日

清早母親就笑嘻嘻的來告訴我，說：父親的事已經由姓陳的進行成功了，一月有兩百多塊的收入，是某處的參議，等辦完喜事，就去到任；還有哥哥的事據說也不成問題，已有了把握了。我聽着真頭痛，也覺着心酸，只好拿起本書來看，掩蓋着我將流下的眼淚，在母親面前。

據說結婚的日子是訂在中秋節，家裡老老小小都在加緊的忙着手飾，徧徧大姐和姑姑又回來了，不關痛癢的陪她們說了半天的話，在她們認爲我是有很好的心情對於這件事，所以話語間還常常和我開玩笑，我只能裝做不知的應付她們。

父親上樓來了，看見我桌上擺着的「中山全書」，指着說：「俊傑也是個革命家呢，聽說他也懂得三民主義，所以他現在做了革命官。」我真耐不住了才答父親話說：「是的，並且他還在孫醫師部下効過勞呢。」於是父親忙着解釋：「那是過去的事了，那是過去的事了。」

夜間我清理了自己的東西，翻出許多舊信來看後不禁回憶到過去的許多往事，唉，往事已如幻夢般不可捉摸了。

八月七日

許是昨夜受了涼，今早起床後頭痛得不能支持，只好又睡下。母親知道我病了忙着弄這樣藥那樣藥給我吃，聽嫂嫂說父親也在樓下大翻藥書。其實偶然傷風真不值得這樣大驚小怪的，但是我由他們，反正他們也是沒有什麼正事可做的，並且他們這寶貴我而注意我的病又是爲了什麼？我現在在他們眼中已不是一個人了，是一件可以交換得金錢和地位和虛榮的貨色，所以在交易未完成時他們是要這樣的寶貴我，唉！沒見識的人們，雖然是我的父母我也得咀咒。

整天睡着，一碗一碗的藥拿來我都喝了。

今夜那個姓陳的又來了，帶着兩個人來打麻雀，在樓下粗暴的笑聲雜着沉重聲擾得我不能安睡；妹妹拿許多小玩意和幾盒糖送來給我看，說都是陳主任買給她和弟弟的，要我一樣一樣的告訴她名稱並想博得我的讚美，我煩極了，把一切的東西都由我床邊推掉在地上，於是妹妹哭了，母親走來頗表示其不高興的神彩，但對妹妹解說：「三姐病了，不要煩她。」

哥哥今夜也回來，大概是特意由九江趕來做主任的舅老爺吧？他沒有上來看我，我也不願見到他那付不長進的油頭少年樣。

十一點鐘我寫完日記就睡了。

八月八日

病仍不好，依然不能起坐行動，天！真要急死人呢，事情已是擺眼前，偏又病了。假如，病而能至於死到也痛快，若因病而牽滯我走不了那豈不糟糕？

早上我就求母親找醫生來替我看病，直到黃昏時候了醫生才姗姗到來，看過了脈醫生說小病不要緊，一劑藥就能治好，我爲了自己的事，默祝這位醫生真是妙手，手到就成功。

大姐二姐都回來了，是母親叫她們來幫忙籌備喜事的，他們真是傻子，也不想她們的妹妹我就真的能屈服於家庭的無理的壓迫下，而承認了這件形似買賣式的包辦婚姻了嗎？我幾日來突變的和善的態度她們居然錯認爲我是妥協了，唉！蠢人呵！

論理大姐和二姐，她們是應該有種相當的覺悟來同情我。她們都是被包辦式的，爲了點虛榮和幾個臭錢而強迫結合的婚姻葬送了。大姐早已是掩埋了她如花的青春守着寡；二姐，以一個受過教育的女子做人實際上的姨太太；雖然他和他丈夫都否認着，但家裏爲什麼又容許有一個另外的稱爲她丈夫的妻子的人呢？她們——大姐和二姐，都已麻木了神經不知道自己的痛苦的原因，只是怨着命運，所以我不能希望她們於我以同情，我也就不能將我的計劃告訴給她們。

哥哥也上樓來和我很親密的談話了，哼，笑臉掩蓋不了他的奸詐，我任他說什麼應以「唯唯」「否否」，他感到無趣之後就走了。

昏睡中被母親就叫醒，交給我一封是囑應由法國寄來的信，

說父親看到時大罵了，以後不許我再和男朋友通信，我真想下樓去請教父親爲什麼以後不能同男朋友通信的道理。

我耐着，我暫時耐着一切；他們有威權壓迫我，我也有一天會做出使他們泣笑不能的事呢，快了，我要從病榻掙扎起來求其實現。

因爲我病，到免了聽母親們來說的許多不願聽的話，她們都認爲我病中不耐煩。

八月十日

昨天我曾由病榻上掙起來出了一次門，理由是要出散去散心，對家裡我這樣的說。幸而他們沒有加我以阻擋和防範，因此我就得如預定的計劃到金店將一對手鐲換了現錢；並且買了一個提箱和些需用的東西和一條毛氈寄放在綉姐家裡。回來時我仍然保持着往日的沈靜不露一點高興或驚懼，所以沒一個人會想到我要遠走高飛了。

夜間母親以爲我高興又拿做好的衣服和許多新治辦東西來給我看要我試樣，我爲避免她們的疑心，真的就好像扮做一般的穿起帶起來給她們看，她們當然樂極了，哥哥還說了句使我痛心而又想笑的話，他卑鄙的說：「三妹從此幸福了。」

我想後天就走，明天再佈處一天，諸事妥當後就離開這萬惡的家庭。

八月十一日

昨夜整一夜沒有睡覺，清理了所有的東西又寫好許多信。我把朋友給我的信都撕了，幾本日記也撕破了扔在字紙簍裡。一點我寫的東西都不願留在家裡，我的像片也盡行撕碎了，我不能帶

走這些東西跟隨我漂泊流浪去，我也當把它們毀滅了痕跡。

寫好一封給父親母親的信，我指出他們的錯誤和我出走的原因。爲了使他們不致過分傷心起見，我是用萬分懇切的天性的愛去祈求他們了解我這不得已的逃婚，我是用血淚着和墨在素箋上寫的信，他們從信箋上可以找到我一點點帶血的淚痕，假如，他們不是爲了金錢和虛榮而完全昏迷了的話，他們看到我的信，也當痛悔，也當傷心。

今天心情十分黯淡，尤其是在見到父親母親們的時候。我也不如像往日一樣的仇恨他們了，一種惜別的情緒使我對他們都發生了十分的慈戀與真摯的愛。吃午飯時候我總不敢抬頭看看父親們，一顆顆飯我都是用眼淚送到肚裡，當着母親一次次送菜到我碗上時真想痛哭，我真想跪伏在母親的膝前懺悔我將拋下母親遠去的罪。

爲了購買船票和其他東西我又出去了一次，到了綉姐家請她於明晚替我送東西到船上，黃昏時候坐車回到家來心緒有些慌張了，當在院裡看月亮的時，我扶着妹妹的頭偷偷的流了許多的淚，在這家裡我就算只有今夜的逗留了。

睡前，去母親房裡轉一轉，又到嫂嫂房裡說幾句請她好好事奉父母的話，但終於沒有說出。

唉！我親愛的家人呵！明日，明日我就離你們而遠去了！

十七，十二，於舊京初稿。

# 十字街頭

讀者！都是歸來自十字街頭吧？在十字街頭有了收穫嗎？是看到些什麼？是聽到些什麼？不論它是值得欣喜的，愉快的，或是應當悲戚的，憤怒的，一切的一切，都請寫在這裡。

記者

## 十、特別的國情

如是

在這個年頭，說話，真也不容易，「放屁」更得要小心，說不定什麼時候，偶而疏忽，冒犯了那位先生的尊嚴，受不了，還得兜着走。

雖然這種不自由，有時覺着精神受痛苦，然而並不能使人人都享到，而且只享到這種痛苦多少總還算有點福氣！否則麼？我們很可以預料得到的，不是死後為狗作大餐，便是生前當做了填井的肉石頭；無須乎證明，已成了先例的，就在前兩天的本報銅版中。

也不知是中國真有特別國情，或者災害偏喜歡跟着中國人的屁股追，在現在各報，除了所謂黨國大事之外，角落裡常免不了什麼地方災荒的新聞。

在災荒來了的時候，我們只會喊「來了」，去了的時候，就以爲從此太平。然而再有災荒時，仍然再喊「來了」——這倒不能不說是特別的國情。

## 十一、電話中聽來的話

秋蟬

噹噹

喂！那裡？

韓家潭松風班。

你找誰？

我找薛公館的薛老爺。

喂！請你候一會。

○ ○ ○ ○ ○

喂！你是誰？

我是超凡。你是風翁嗎？

是的。你在松風班老四那裡麼？找我有什麼事呢？風翁，明天不是禮拜麼？你來不來過煙癮？老三是非常的想你。

不成我，現在入了×××××，這裡邊是真緊！簡直不抽煙，只可以偷着吞兩個煙包；所以我現在打算斷煙了？不然的話，你不是活受罪嗎？不過老二她又總不讓我斷，並且撒嬌的說：斷後又恐怕有別的病呢。

咳，風翁：你真是癡子！就耐些時罷，反正幾個禮拜就畢業了，現在就說苦點，將來哈哈，榮任百里候的時候，不是就任所欲爲了嗎……？

十二、三，晚。